

有些书使人放任自流，有些书让人获得自由。

——【美】爱默生

欧也妮· 葛朗台

〔插图本〕

〔法〕巴尔扎克◎著 周宗武◎译

Eugenie Grandet

北京燕山出版社

〔插图本〕

欧也妮·葛朗台

Eugenie Grandet

[法] 巴尔扎克 ● 著 周宗武 ●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叶妮·葛朗台／(法)巴尔扎克(Balzac, H.)著;周宗武译.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2.2

ISBN 7-5402-0923-2

I. 欧… II. ①巴… ②周…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6622 号

责任编辑:李剑波

欧叶妮·葛朗台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 × 1168mm 大 32 开 5.5 印张 130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2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8.00 元

序

巴尔扎克是法国、也是欧洲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他一七九九年五月二十日出生在法国中部图尔城一个中产家庭。一八一四年巴尔扎克全家迁到巴黎，一八一六年他入法律学校学习，但他不顾父母反对，参加了巴黎大学的文学讲座，并获学士学位，此后他毅然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刚开始他写了一部诗体悲剧，并不成功，接着他与人合作创作出版了几十部通俗小说，后又经商出版古典作品，开办印刷厂等，均以失败告终，搞得他债台高筑，以至拖累终身。但这些经历也使他深刻认识了现实世界，为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厚实的生活基础。一八二九年，巴尔扎克发表了小说《朱安党人》，这标志着他艺术上走向成熟。在此后的二十年里，他以惊人的毅力创作了九十余部小说，组成了《人间喜剧》这座宏伟壮丽的文学大厦。一八五〇年八月十八日，巴尔扎克因长年劳累过度与世长辞。

《人间喜剧》以九十多部小说、二千四百多个人物的宏大规模，生动地再现了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社会，被誉为“社会百科全书”。《人间喜剧》由《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分析研究》组成。其中《风俗研究》又是主干，分为六个生活场景：一，《私人生活场景》，有小说三十二部，代表作有《苏镇舞会》和《高老头》等；二，《外省生活场景》，有小说十七部，代表作有《欧叶妮·葛朗台》和《幻灭》等；三，《巴黎生活场景》，有小说二十部，代表作有《交际花盛衰记》和《贝姨》等；四，《政治生活场景》，有小说八部，代表作有《一件恐怖时代轶事》等；五，《乡村生活场景》，有小说五部，代表作有《幽谷百合》和《农民》等；六，《军旅生活场景》，有小说三十二部，代表作

有《朱安党人》等。《哲理研究》有二十七部小说,重要作品有《驴皮记》等。《分析研究》只有五部小说,如《婚姻生理学》等。由这一系列作品构成的《人间喜剧》,成为世界文学史上最恢宏的篇章。

《欧叶妮·葛朗台》是《人间喜剧》中“最出色的画幅之一”。作品由葛朗台一家、侄儿查理和欧叶妮的追求者三条线索组成,作品一开始就将它们组合在一起加以描写,到了出现家庭纠纷后立即推向高潮,然后突然结束,使人回味无穷。整部作品于简洁的构思中蕴含动人心弦的艺术力量。作品通过葛朗台夫妻、父女、伯父与侄儿等家庭矛盾,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家庭中的金钱关系。作者通过一系列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来表现人物,成功塑造了葛朗台这个典型形象。他贪婪、狡黠、吝啬,金钱是他的上帝,独自观摩金子是他的癖好,临死前他也不忘吩咐女儿到那边去交账。他家财万贯,但每一顿饭的面包、每天点的蜡烛,他都要亲自分发,一点也不能多。他的吝啬越来越膨胀,吞噬了他的整个人。葛朗台被刻画得极为生动,使他成为世界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典型形象之一。

编者

在外省的一些城市里,有些房屋的外表给人一种阴郁感,仿佛最阴暗的修道院,最荒凉的旷野和最凄惨的遗址。或许在这些房屋里同时还有修道院的寂静、旷野的枯燥无味与遗址的死亡气息。屋里的生活节奏是那么平静,若不是突然瞧见一个听到陌生人的脚步从窗口探出的一张面孔似僧侣纹丝不动、目光渗淡而冰冷的人的话,异乡人会以为这里无人居住。这种凄凉的成分笼罩着一所位于索木尔的一条凹凸不平的街道——它一直通城市高处的城堡——尽头的住宅。这条现在很少有人过往的街道,夏季炎热,冬季寒冷,有些地方还很阴暗,但却有惹人注目的地方:总是那么清洁,干燥的石子路清脆的响声,狭窄弯曲的街面以及住宅的幽静。这些房屋坐落在城墙脚下,属老城的一部分。房屋已有三百年了,尽管是木制结构但依然坚固牢靠,形式各异的外表别具一格,使索木尔的这个地段引起了考古学家和艺术家的极大兴趣。若从这些房屋前走过,人们很难不欣赏它那两端雕着奇形怪状头像的粗大的木梁,这些木梁以漆黑的浮雕形加盖在大部分房屋的底层。有些地方横梁上覆盖着石板,在摇摇欲坠的墙壁上勾画出蓝色的轮廓,房顶由木柱支撑,因年久失修,木梁下弯,因日晒雨淋而腐烂的盖板已经蜷曲。还有些地方,磨损的窗面已经变黑,精巧的雕刻变得模糊不清,看上去太轻薄已承受不了可怜的女工放在上面的石竹或玫瑰的棕色花盆的重量。再远些,是嵌有巨钉的大门,我们的祖先才华横溢,上面刻下了难以辨认的文字,其含义永远是个谜。时而,一位新教徒署名表示自己的信仰,时而一位天主教徒在上面诅咒亨利四世,也有某个布尔乔亚刻上钟形徽号以显示他过去曾在此当过地方长官的荣耀。法兰西的全部历史跃然其中。在这座工匠抹了灰的墙壁上大显其技的危房旁叠立着一座绅士的宅院,

在半圆形的门框上还可看见一七八九年以来使国家动荡不已的历次革命毁坏的贵族徽章的遗迹。在这条街上,经商的底层既不是小铺子也不是大商店,对中世纪的遗风颇有癖好者会在这里发现我们的先辈留下的朴实无华的缝纫工场,这些既无门面,橱窗,又无玻璃隔板的低矮店堂又深又暗,里外毫无装潢。厚实的大门分上下两截,粗糙地包着铁皮,上半截往里开启,装有弹簧门铃的下半截总是不断地打开关上。空气和阳光通过大门的上方或拱门与木板同窗台高的矮墙之间的缝隙中进入潮湿的岩洞式房屋,墙上嵌有坚固的百叶板,白天卸去,晚上放下,再用带螺栓的铁条固定起来。这面墙是用来摆设商品的,那里没有半点招摇撞骗之术。按照买卖的性质,陈列的商品有:满满两三桶盐和鲑鱼,几捆帆布和绳索,吊在楼板小梁上的黄铜索,沿墙挂着的箍圈以及摆在货架上的几块呢料。请进吧?一位衣着整洁、丰姿绰约、头戴围巾、两臂通红的年轻姑娘放下手中的活计唤来父亲或母亲,按您的意愿,或冷淡、或殷勤、或傲慢——这由店主的性格而定——做成两个苏(一法郎等于二十个苏——译者注)或两万法郎的买卖。您也会看到一位做木桶生意的商人坐在门口,一边绕着大拇指一边同邻居聊天,表面上他只有一些劣质的酒瓶架或两三捆板条,但码头上的工场可为安茹的箍桶匠提供充足的货源。他知道,如果收成好,他能卖掉多少木桶板估计误差也就是一块板上下。艳阳天能使他致富,阴雨天能使他破产。仅一个上午,酒桶价从十一法郎可跌至六里弗尔(法国古币名——译者注。)这地方,像都兰地区一样,商业的行情受天气变化的制约。种葡萄的,有田产的,木材商、箍桶匠,客栈老板、船员都盼望阳光。他们晚上睡觉时生怕第二天听说夜里结了冰。他们怕雨、怕风、怕干旱,按他们的意愿,时而要雨水,时而要天暖,时而要乌云,在天公与凡人的利益之间,决斗是没完没了的。晴雨表令人们的面孔变化无常,时而忧愁,时而快活,时

而高兴。从索木尔这条古老大街的这头到那头，“金子般的艳阳天”这几个字对每一家都意味着一个可观的数字。这样，每个人都会对邻居说：“天上掉金路易了”，因为每个人都知道适时的阳光和雨水会给他带来多少收益。在美好季节的星期六中午，您不会在这些诚实的生意人那里买到一个苏的东西。他们都有各自的葡萄园，小园圃，所以要去乡下住两天。在那里，购进，卖出，赢利，一切都事先预计妥了，生意人还可以利用大半天时间娱乐，观察、评论、互探隐情。某个家庭主妇在邻居们在没有询问她丈夫山鹑是否要煮得恰到好处的前提下是不会买的。一个年轻姑娘把头伸出窗外就必然会被游手好闲者瞧见。因此，人们的良心在光天化日下暴露无遗，就像这些难以捉摸，阴暗寂静的屋子，无半点秘密可言。人们几乎天天都在户外过日子：每对夫妇坐在门口，吃中饭，用晚餐，吵架拌嘴。他们对街上的行人都要评头论足一番，无一幸免。从前也一样，当一个陌生人来到这外省的小城镇时到处都受到嘲弄。那些有趣的故事、昂热人“想像力丰富”的雅号都由此而来。说些市井笑话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老城的古老宅院坐落在街的高处，从前这里住过乡绅。这所充满凄凉的住宅——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就是其中之一，这是百年尘世间具有简朴习俗的人事令人肃然起敬的遗物，而这种法兰西的风俗已日渐消失殆尽。在曲溜拐弯地走完了这条风景如画的街道之后——这里的细枝末节都会唤起回忆，总的印象令人陷入某种不由自主的幻想——，您就会发现一个阴暗的凹陷处，葛朗台先生府邸的大门就藏在它的中央。不了解葛朗台先生的身世，就无法弄明白“府邸”这种外省称谓的涵义。

葛朗台先生在索木尔是位有名望的人，那些没有在外省生活过的人对其中的因果无法了解。一七八九年，葛朗台先生——有些人称他为葛朗台老头，不过就样称呼他的老年人已明显减少

——是一位生活相当富裕的箍桶匠，既识字，又能写会算。当法兰西共和国在索木尔拍卖教会产业时，当年四十岁的箍桶匠刚刚娶了一位有钱的木板商的千金。葛朗台带着现款和陪嫁，带着二千金路易去了区政府，把从岳父那里搞到的四百路易送给监督拍卖国有财产的一位凶恶的共和党人，从而以便宜的价格合法地——即使不算正当地——购得了该区最好的葡萄园、一座老修道院和几块分成田。由于索木尔的居民们革命精神欠佳，所以葛朗台老头被视为有胆识有爱国心的共和党人，一个有新思想的人，而实际上他真正关心的是他的葡萄园。他被任命为索木尔区行政委员，于是他温和的影响渗入了该区的政界和商界。政治方面，他包庇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贵族，竭力阻挠拍卖流亡者的家产。商业方面，他为共和军提供一两千桶白葡萄酒，换来的是原属某个女子修道院质量上乘的牧场，这本是最后一批要拍卖的产业。在执政政府时期，葛朗台老头当了区长，办事认真，而他的葡萄园收成更好。在帝国时期，他成了葛朗台先生。拿破仑不喜欢共和党人，他派了一个贵族兼地主的人——后来被封为帝国的男爵——将葛朗台取而代之，因为他被视为戴过“红帽子”的革命党人。葛朗台失去了行政官员的荣耀，但丝毫不感到惋惜。为该城的利益他曾让人修了几条直通他家田产的优质公路。他的房地产在丈量时占了大便宜，而且交税不多。他的不同的园圃分了等级之后，由于坚持不懈的细心经营，葡萄园成了当地最拔尖的，这个带技术性的词是说明这种葡萄园可以酿出上等好酒。他本可以为此获得荣誉团十字勋章。免职一事发生在一八〇六年，葛朗台先生当时四十七岁，妻子三十六岁，他们合法爱情的结晶，独生女儿才十岁。或许是天公看他丢了官想安慰他，这一年他连续从岳母德·拉·古迪尼埃夫人，接着从夫人的外公德·拉·贝尔特里埃先生，最后从外婆让蒂耶夫人那里继承了三笔遗产，其数额之大无人知晓。三位老人视钱如命，



一生都在积蓄钱财，为的是偷偷地欣赏。德·拉·贝尔特里埃老头把投资当作挥霍，因为从欣赏金钱中可以得到比放高利贷更多的实惠。所以索木尔人只能从不动产的进项估计他们积蓄的价值。于是葛朗台先生得到了一个我们爱讲平等也抹不掉的新贵族头衔，他成为区里“纳税最多”的人。他经营着一百阿尔邦（一阿尔邦=五十公亩，——译者注）葡萄园，丰收年景可产七、八百桶葡萄酒。他还拥有十三块分成田，一座古老的修道院，他把那里的窗户，拱门，彩色玻璃全部封死，这样既可省钱，又可保存这些东西。此外，他还有一百二十七阿尔邦牧场，那里的三千棵根繁叶茂的白杨树是一七九三年种的。他住的宅子是私有财产，这是人们确认看得见的财富。至于现金，仅有两个人能含含糊糊估算出数额的大小：一位是负责替葛朗台先生放高利贷的公证人克律肖先生，另一位是索木尔最富有的银行家德·格拉森先生，为了此人的利益，葛朗台先生经常同他私下进行合作。尽管老克律肖和德·格拉森先生掌握着在外省博得信任和财富的机密，但他们在大庭广众面前还是对葛朗台先生毕恭毕敬，使旁观者能从前者对后者的奴颜婢膝中估计出这位前区长资金的雄厚程度。在索木尔，无人不信葛朗台先生有一个私人金库，一个堆满金路易的密室，相信他半夜里瞧着一大堆黄澄澄的金子，内心的喜悦难以言表。那些吝啬鬼们看到葛老头的双眼显出黄金的光彩，确信此事千真万确。一个惯于从资本中赚取巨额利润的家伙的目光，就像色鬼、赌徒或阿谀奉承者的目光一样，必然要染上某些难以捉摸的恶习，鬼鬼祟祟、贪婪和神秘的行为，这一切决瞒不过同伙的眼睛。这些黑话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欲望的神秘关系网。葛朗台先生令人尊敬，这是一个从来不欠别人东西的人享有的权利，这个老牌箍桶匠，种葡萄的老手能以天文学家的准确估算出何时为他的收获准备一千只桶还是只准备五百只桶。他搞投机倒把没有失过手，当酒桶比

酒贵时，他总有酒桶出售，他把酒藏在酒窖里等候每桶涨到二百法郎时才脱手，而那些小业主出售他们的酒时每桶才一百法郎。一八一一年，他的收成名扬全区，他谨慎地把酒贮藏起来，慢慢地出售，结果共赚了二十四万里弗尔。说到捞钱，葛朗台就像一只猛虎，一条巨蟒：他善于躺在地上，蜷缩成一团，长时间地观察他的猎物，然后猛扑上去，张开钱袋的血盆大口吞下大量金币，随后安安静静地去睡觉，好似一条撑饱了肚皮慢慢消化的蛇，镇定自若，冷静沉着，有条不紊。看见他走过时，无人不产生既敬佩，又尊重，又恐惧的复杂感情。在索木尔，每个人不是都有过被他那温文尔雅的钢铁利爪撕碎的感觉吗？克律肖为某个想买地的人搞到了所需的款子，但息率为百分之十一；德·格拉森先生为某人的汇票贴现，却先提取了一笔可怕的利息。无论在市场上或在市民晚间的闲谈中，无时无刻不听到葛朗台先生的大名。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认为，这个种葡萄老头的财富具有爱国主义的自豪感。所以不止一个商贩或旅店老板带着某种得意的神情对外乡人说：“先生，有上百万家产的人我们这里有两三家，可葛朗台先生本人却不知道他的家产究竟有多少！”一八一六年时，索木尔最精于算账的人估计老头儿的房地产大约值四百万。可是，从一七九三年至一八一七年间，他平均每年的收入该有十万法郎，照此可以推算出他拥有的现金数额同他不动产价值几乎相差无几。因此，在玩过一局纸牌或议论了一阵葡萄园的事后，话题又回到了葛朗台先生身上，那些有能耐的人说：“葛朗台老头吗？……他大概有五、六百万吧。”要是克律肖先生或德·格拉森先生听到这话，就会说：“你们这伙人比我还精，可我从无法知道他总共有多少钱！”当一位巴黎人谈起罗兹谢尔德一家或拉菲特先生时，索木尔人就会问这两位是否像葛朗台先生一样有钱。如果巴黎人轻蔑一笑予以肯定，他们就相互对视摇摇头，表示怀疑。这老家伙一切行为都被一笔巨大的财富用金

钱的帷幔紧紧裹着。如果说他生活中某些特别的地方成了人们的笑柄,那么这些嘲笑和奚落早已陈旧不堪了。葛朗台的任何细微的举动都是既定的,由他说了算。他的话,他的衣着,他的手势,甚至瞪眼睛,都是当地的金科玉律,大家研究了他之后——犹如自然科学家研究动物本能的作用——就会了解他轻微举动的深沉和不露声色的智慧。“今年冬天会很冷,”有人说,“葛朗台老头已经戴上皮手套了,咱们也该收葡萄了。”“葛老头买了许多橡木板,今年的葡萄酒一定少不了。”葛朗台先生从不买肉,不买面包。每星期,他的佃户们都要送来一份足够的食物:阉鸡、童子鸡、鸡蛋、黄油和小麦,以此偿还地租。他有一个磨坊出租,租用人除了交租金外,还得拿来一定数量的麦子去磨,然后把麸皮和面粉送回来。他惟一的女佣大个子娜依,尽管已不年轻,每周六还得为全家人做面包。葛朗台先生还同种菜的房客达成协议,让他们为他供应蔬菜。至于水果,他自产的数量惊人,足以将大部分在市场上出售。他家取暖用的些禾是从田边的篱笆或烂了一半的老树上砍下来的,由佃户们锯开装上车运进城,并讨好地把柴火在柴房里堆放整齐以博得老头儿的几声道谢。外人知道的他家的花销,仅有祝圣面包,妻子和女儿的衣着,租用教堂的椅子费,蜡烛费,大个子娜依的工钱。锅子的镀锡费、税金,房屋维修费和庄园的开支。他把前不久买的六百阿尔邦树林交给一位邻居照管,并答应向他支付一点补贴。只是在买下这片树林后他才开始吃野味。此人举止朴实、少言寡语。一般来说,他总喜欢用短小精悍的格言式警句,语气柔和地发表看法。自大革命——这是他引人注目的年代——以来,一旦需要发表长篇大论或讨论问题,他就会结结巴巴、语无伦次,令人讨厌。这种口齿不清、条理不明、逻辑混乱以及把他的思想弄得稀里糊涂的废话被认为是缺乏教育所致,实际上都是装出来的。上述情形将在本故事中的一些情节中给予足够的说明。他有四句

像代数公式一般准确的话常常用来解决生活上和生意上的一切困难：“我不知道，我不能够，我不愿意，等等看吧。”他从不说是或不是，也绝不留下文字的东西。别人同他说话，他冷冷地听着，右手托着下巴，右肘放在左手臂上，无论何事，一旦主意拿定，八匹马也拉不回来。鸡毛蒜皮的小生意他也要考虑许久。经过一番巧妙的谈话后，对方把内心深处的奥秘全都吐露给他却还以为守口如瓶，他反而说：“未征求我夫人的意见我不做任何决定。”被他像奴隶般对待的妻子是他生意上极方便的挡风墙。他从不去别人家，既不吃请，也不请吃。他从不发出声响，似乎一切都要节省，甚至连动作也不例外。出于对他人财产坚定不移的尊重，他从不乱动别人家的东西。然而，尽管音色柔和，举止稳重，但他那箍桶匠的谈吐和习惯尤其在家中时有流露，在外会稍加收敛。从体格上讲，葛朗台身高五尺，膀大腰圆，小腿肚很粗，多节的膝盖骨，宽肩膀。黝黑的圆脸上布满了麻点；尖下巴，嘴唇毫无曲线，一口白牙；他的双眼显出沉静和恐惧，犹如人们所说的蛇眼；额头上布满皱纹，隆起部分意味深长。那些同葛朗台先生开玩笑不知轻重的年轻人说他的黄灰色头发闪耀着黄金和白银的光泽。肥大的鼻头上长着一个青筋毕露的肉瘤，庸俗的人不无道理地说这肉瘤里隐藏着奸诈。这幅尊容显出危险的细腻，冰冷的正直和利欲熏心，这一切都集中在吝啬的乐趣和惟一的掌上明珠，他女儿欧叶妮的身上。姿态、举止、步履，他身上的一切都说明他只相信自己，这种自我信任是他生意上的成功养成的习惯。所以，尽管葛朗台先生表面上很随和，而实际上却有坚如磐石的性格。他的穿着总是一成不变，同一七九一年没什么两样。脚穿一双用皮绳子系着的笨重皮鞋，一年四季穿一双厚厚的羊毛长袜，一条带银扣的栗色粗呢短裤，上身是一件扣得严严实实的黄棕色相间的丝绒背心，外面是一件下摆宽大的栗色外套，脖颈上系着黑领带，头戴一顶公谊会教徒的帽子。他

的手套同宪兵的一样结实，要戴二十个月，为保持清洁，经常用特定的手势把手套放在帽檐的固定位置上。索木尔的居民们对这位人物的了解仅此而已。

只有六位居民有资格出入他家。头三位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克律肖先生的侄子。自从被任命为索木尔初级审判所所长以来，这位青年人在克律肖氏上又加上了德·蓬丰的姓氏，并竭力要使蓬丰的姓氏胜过克律肖。他甚至已开始用克·德·蓬丰来签名了。鲁莽的诉讼人若称他“克律肖先生”，就会在出庭时很快发现自己的愚蠢，那些称他“所长先生”的人可受到法官的袒护，而对称他为“德·蓬丰先生”的马屁精则报以最优雅的微笑。所长时年三十有三，拥有一处叫德·蓬丰的庄园，岁入七千里弗尔。他还在期待继承他两个叔叔的遗产，一个是公证人，一个是神甫。——一位杜尔的圣·马丁教士会的显赫人物。这两人被认为是相当富有的。这三位克律肖有不少亲戚做后盾，在城里有来往的就有一、二十家，他们结成一个党派，犹如从前佛罗伦萨的梅迪西家族。同梅迪西家族一样，克律肖家族也有他们的巴齐与之敌对。德·格拉森夫人——有一个二十三岁的儿子的母亲，——常来陪葛朗台夫人玩牌，希望他的宝贝儿子阿道夫能同欧叶妮小姐结为秦晋之好。银行家德·格拉森先生对妻子的手段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其办法是不断暗中为老吝啬鬼效劳，而且总是恰到好处。这三位德·格拉森同样有他们的同党，亲戚和盟友。在克律肖家族一方，被称为家族中的“塔烈朗”的神甫有当公证人的兄弟支援，决心要同银行家夫人争个高低，盘算着要把葛朗台的一大笔遗产留给他当所长的侄子。克律肖同德·格拉森两家以得到欧叶妮为代价的明争暗斗引起了索木尔各阶层的极大关注。到底欧叶妮小姐将来是嫁给所长先生呢，还是嫁给阿道夫·德·格拉森先生呢？对这个问题，有些人的回答是葛朗台先生既不会把女儿许给前者也不会许给后者，据他们说，

野心勃勃的老箍桶匠试图找一个法国贵族院议员做他的乘龙快婿，葛朗台家每年三千里弗尔的进项会使这位新郎官接受他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全部酒桶。另一些人则认为，德·格拉森夫妇是极富有的贵族，阿道夫是一个风度翩翩的高贵男子，除非他的袖筒里藏着一位教皇的侄子，这桩门当户对的亲事一定会使出身低微、全索木尔城都见过他手持削刀并且戴过“红帽子”的人心满意足。那些最明事理的人指出，克律肖·德·蓬丰先生可随心所欲地出入葛朗台家，而他的竞争对手只有星期天才受到接待。一些人认为德·格拉森夫人同葛朗台家的女眷们的关系要比克律肖家更密切，所以她的游说迟早会使她大功告成。另一些人则认为克律肖神甫是世界上最善阿谀奉承的人，女人和出家人相对抗只能打个平手。“他们可谓旗鼓相当，各有千秋”索木尔的一位才子如是说。地方上更了解内情的老一辈人说，葛朗台一家精明过人，绝不会让自家的财产落到外人手里，欧叶妮小姐定会嫁给巴黎有钱的葡萄酒批发商葛朗台先生的儿子。对此，克律肖和德·格拉森两家的党羽的看法是：“一来兄弟俩三十年来只见过两次，二来巴黎的葛朗台先生对儿子有更高的期望，且本人又是巴黎一个区的区长、国会议员、国民自卫军上校、商业法庭的法官；他不承认索木尔的葛朗台家，声称要同受拿破仑恩宠的某公爵家联姻。”方圆七、八十里，甚至从昂热到布洛阿的驿站里人们无不谈论一位财产的女继承人。一八一八年初，克律肖派在一件事情上明显地占了德·格拉森派的上风。弗罗瓦丰的一块田庄以其猎场，令人赞叹的别墅、农庄、小溪、池塘和森林名扬四方，其价值约三百万法郎，年轻的弗罗瓦丰侯爵因急需资金不得不将田庄出售。克律肖公证人，克律肖所长，克律肖神甫在他们党羽的协助下，成功地阻止了分块出售田庄的念头。公证人告诉年轻人在得到每块地价前同得标人有打不完的官司，所以最好把田产卖给葛朗台先生，他可是既能买得起又能付

现款的人,年轻人被说服后就同他做成了一笔极合算的交易。于是侯爵那块漂亮的田产就被送进了葛朗台先生的嘴里,老头儿办完手续后立即付款,钱货两讫。此举令索木尔全城瞠目,而且消息远传至南特和奥尔良。葛朗台先生趁有事去乡下之机顺便搭车去视察田庄,在以主人的身份对自己的田产瞥了一眼后马上返回索木尔,他坚信这次投资有五分利,并有了一个将他的全部家产并入费罗瓦丰田庄使其扩大的妙主意。然后,为了重新填满他那几乎空空如也的金库,决定把他的树林、森林全部砍光,还要采伐牧场上的白杨树。

现在就不难明白葛朗台先生的府邸这种称谓的全部价值了,它是一座位于城市高处、被坍塌的城墙遮蔽的昏暗、阴森、宁静的宅院。构成门框的两根柱子和拱窿同屋子一样是用石灰华建的,这是一种洛亚河特产的白石,质地松软,平均寿命不足二百年。受恶劣气候古怪地侵蚀磨损形成的无数大小不一的洞眼使门拱和门框侧柱看上去好像法国建筑业用的虫迹状石头,也有点像监狱的大门。在拱门上方有一长条硬石刻浮雕,代表四季,形象已被腐蚀、变黑。在浮雕突出的勒脚上长满了野草,黄青草、旋花、车前草,还有一株长高了的小樱桃树。用实心橡木做成的棕色大门已经干裂,缝隙到处可见,表面上似乎不大结实,而实际上却被一排绘有对称图案的螺钉牢牢地固定着。在独扇大门的中间有一个方形的小铁栅栏,密麻麻的铁条因生锈而变红,铁栅栏上有个吊环,上面拴着一把锤子,敲门时就打在一颗奇形怪状的大钉子头上。这把长方形的锤子,像我们的祖先所说的能敲钟的金属人像,又好似一个巨大的惊叹号。经过仔细端详,一位古董商会从中发现锤子曾经呈现出小丑像的形迹,因年深月久变得模糊不清了。那个铁栅栏是国内战争年代用来探望来访客人的,现在好奇心重的人从那儿可以望见阴暗的绿色拱门深处有几级损坏了的台阶向上直